



星洲(新加坡)與泉州(惠安),一南一北,自20世紀初黃金陵的先祖們踏足獅城新加坡,近百年來親人間魚雁不斷,南北情牽。黃金陵至今保留著一疊南來北往的書信原件。他將這些書信編輯出版了《顧北懷南——先輩星洲通信選集》一書。其父黃丕廷,在民國34年至37年間,從新加坡寄往惠安親人的批信,每封都透出“立德樹人、德教宜早”“嚴慈相濟、愛而

南洋慈父聲聲叮嚀、切切教誨 成就兩所大學校長

有教”“知行結合、身體力行”“言傳身教、身教為貴”的儒家育人實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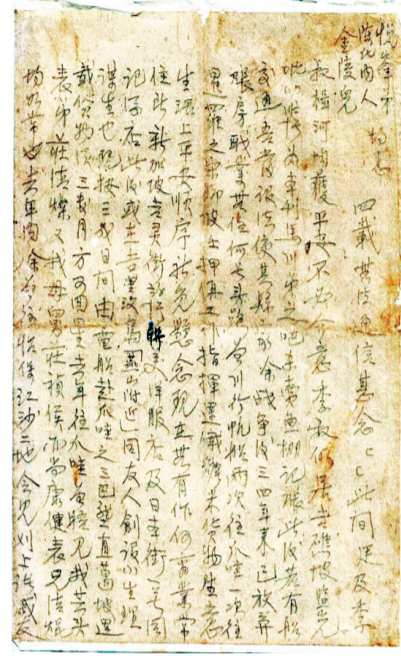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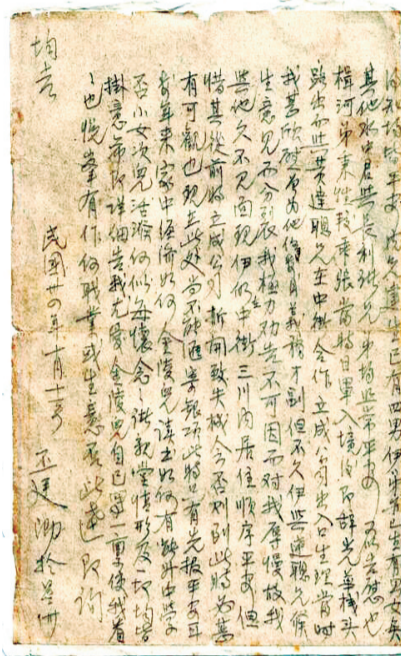
抗戰勝利4年後,黃丕廷經濟上有所改善,他便給黃金陵安排了學習經費、家庭及親屬生活費等達5090萬元國幣。如:“茲寄去國幣二百萬元,可即收為購買書籍及米糧等等正當之用……此幫餘再寄家中國幣五百萬元……囑抽交季祖叔一百萬元,餘即作家用也。”等,以保證黃金陵安心完成學業。

當時,家庭經濟剛剛有點好轉,黃金陵便提出要購買夜光手表,遭到其父嚴厲批評。認為“在此青年時代不守儉樸,竟好浮華”,這是“炫耀富貴”“存奢侈心性”,於學業無益。其父希望黃金陵“冀爾為跨國之材,以發揚光大。”并指出“不知爾父之辛苦。”黃老先生告誡金陵,自己在外謀生的處境十分艱苦,讓他在生活上要節儉樸素。并開導他“惟人材之于事業,需要學問,而尤需要美德。美德者,範圍雖廣,而大要為禮、智、信、勤、儉、誠、毅、仁、勇諸條。

寓有戒除奢華之意,摒絕怠傲之旨。”“故餘今教爾輩,凡為學與作事,祇宜盡責不可過度:先哲雲士子讀書,當在‘向上處’用功,不當在‘勝人處’過努力也。願兒有暇時多聽古哲名言,有利于修身進德之道也。”聲聲叮嚀,切切教誨,對黃金陵觸動很大。

正是由于黃丕廷秉承傳統文化家規家教思想,采用“立德樹人、德教宜早”的方式方法來教育黃金陵,以致他在人生成長、成才的路上發奮圖強。

黃金陵上世紀50年代畢業于廈門大學,師從盧嘉錫先生,1960—1962年留學蘇聯,回國後在福州大學任教,在結構化學領域研究成績卓著,研究成果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、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、中科院自然科學一等獎等,被評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國家級專家,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,成為著名的化學家、教育家,曾任福建省科協主席、福州大學校長與集美大學首任校長。(鄧達宏)



海外僑胞同心抗日 捐贈救國款 家用須儉省

“各盡所能,各竭所有,踴躍慷慨,貢獻于國家”,抗戰全面爆發後,在祖國急需支援之時,海外僑胞同心奮鬥,挽救危亡,將捐助救國款作為第一保證,壓減贍家費用,要求家人生活節儉。

1941年3月,菲律賓馬尼拉蔡天保寄家鄉石

獅永寧妻子僑批。

施氏賢妻莊安:

啓者,刻接古歷二月十二日復來一信……寄去國幣叁拾元,以作家費。對於此後逐月家用請望節約儉省為要,所以未能照常逐月寄付,因此地捐助國家費,當不能供家費如此之多……

即請
莊安!

夫 蔡天保 手書
民國卅年
古歷二十九日 泐

1938年9月,由菲律賓馬尼拉
章嶼寄晉江禮林鄉妻子僑批。

君哲親愛的妻:

讀你來書,知道你為慎重起見,再行信調查確實,才能把三百



元取給三孀作家費……那三百元,我按要作一年家費,因為在此抗敵時期,除起捐助戰費外,生活要力求簡單,所以那數目并不大……

你的章嶼
九月廿四日

抗戰時期,海外華僑節衣縮食,以常月捐、特別捐、娛樂捐、航空救國捐、購公債、義演、義賣、獻金、獻機等多種形式,踴躍為祖國捐款捐物,支援抗戰,共御日寇。從1937年至1940年,南僑總會共發動募集支援祖國抗戰的義捐約5億元。寒衣50萬件和價值250萬元的藥品。至1941年12月,海外各地華僑逐月義捐1350萬元,其中南洋華僑月捐數達734萬元,為世界各地華僑月捐之冠。(黃清海)



《僑批》

寒川

兵荒馬亂的年代
貧瘠的海島終究留不住壯丁
幾個村落親人的殷殷囑咐
沉甸甸地,脚步
踩在漸去漸遠的暮色中
守在村口的風獅爺不禁也落泪
招引的手
頻頻叮嚀離鄉人早日歸來
這兒有母親,還有妻孩
時間漸漸變老
逢年過節的日子
僑批是逾山越海的信鴿
一紙的思念
字字都是訴說不盡的
鄉愁
從此,家鄉淪為異鄉
僑批是暖暖的被,是支票
兌現父親的
親情

寒川,1950年出生于金門,現任新加坡高林出版社社長,印華作協曾授其“印華文學功勳卓越獎”。

據人民網報道 9月7日,沙縣小吃城市會客廳——廈門沙縣小吃旗艦店在廈門市思明區開業。據悉,這也是沙縣小吃轉型升級後在國內打造的首家體驗式旗艦店。

據介紹,旗艦店占地1600平方米,以中式建築風格為主體打造沉浸式場景,通過塑造打扁肉雕塑、門牌、小吃明檔等具有沙縣特色元素的互動體驗,讓顧客品嚐美食的同時,零距離感受沙縣的風土人情和民俗文化。同時,該店的所有食材和配料都是從沙縣採購,力爭保持原汁原味。

開業期間,來自沙縣本地的小吃技藝傳承人將現場展示制作扁肉、拌面、泥鰍粉幹、狀元餅等一批獨具沙縣特色的傳統小吃和風味菜肴,讓市民和游客品嚐地道沙縣味。

此次設立旗艦店是沙縣小吃轉型升級道路上的又一重要舉措。據悉,第一批旗艦店將在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廈門4個重點城市打造,每家門店提供約30樣正宗沙縣小吃特色品種,在核心城市打造沙縣小吃高端展示的平臺,讓沙縣文化借助小吃這一媒介傳播出去。(張萌)



作為一名地道的武夷山人,從記事起,在這個偏居閩北一隅,一水環抱,眾山擁列的小山城崇安(1989年撤崇安縣改為武夷山市),每年最大的一次盛會,便是鄉人口稱的柴頭會。

趕上柴頭會時,以縣城的橫街頭為中心,十裏八鄉的人圍繞着橫街頭拼着命擁擠着,直至擠滿縣城內東南西北所有的街道。那陣勢和小時候暑熱時,樹蔭下觀察螞蟻搬蟬蟻的隊伍頗有些相似。孩童的疑問是一樣的,就是那麼多的人或是螞蟻是怎樣做到不約而同的往一個

故鄉的柴頭會

中心來集聚的呢?這樣的問題讓思想經常跑火車的我斷斷續續思考了好些年。

柴頭會,在1942年民國版的《崇安縣志·禮俗·風俗》卷中記錄為“柴棍會——二月初六日,集中竹竿、柴棍、農具及一切日用品于城坊舊之,故名。”短短一段文字,時間沒錯,內容正確。但名字變成“柴棍”遠沒有“柴頭”二字來的生動。也未點出它是城關一年一度最大的集會。1994年版的《武夷山市志·風俗》卷中記載“柴頭會又稱柴棍會。農曆二月初六日,各鄉鎮部分村民和外地人自動前來武夷山市區推銷和購置生產、生活用品,俗稱‘趕會’。會上銷售的有大量本地和外地的木竹、藤類原貨及半成品,還有鐵器、藥材、農具、農作物苗、耕牛和日常生產、生活用品。會期2—3天,商品列滿大街,趕會人群比肩接踵,此會至今盛行”。所作描述與我小時候印象基本一致,祇是也未點出它是武夷山一年一度最大的一次集會。

兩部志書都點名了柴頭會是一個在特殊歷史時代的商貿盛會,它

所承載的是中國乃至世界的人類生活史上的一個共同的記憶。人們若想豐富自己的物質生活,就需要分享各自的產品,分享產品的辦法就是開通物流,開通物流的最直接辦法就是在約定時間,約定地點進行交換,這樣的交換在漫長的人類發展中帶動着城、鄉、村的互動,推動着一個地方的繁榮,美好着人們的生活。它有一個形象的稱呼曰“圩”。由小至大,趕圩,趕集,趕場,趕會。還有按地方稱呼曰趕街、趕市,最原始的就直接稱“趕山”。

這樣的盛會對個體而言,就是從深山穿過幽谷,從小溪匯至大河,最後趕往平原交匯的地方,它是一次寂寞趕往繁華雀動,是一時一地的集體狂歡,是對勞累的暫時拋棄,更是一曲收獲的贊歌。

早年柴頭會,城裏各家主婦們一到中午飯點就忙着炒菜做飯招待鄉下趕會的親戚,往往準備飯菜皆掃盡時還有親戚進家門,這時再趕着煮筒面給親戚們盛上,好客的主婦們還不忘添上一兩個荷包蛋……

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,武夷山市路網密布,航空線路通

暢便捷,城區面積不斷擴張,比之改革開放前擴大了20餘倍。武夷山如茶博會、旅交會等國家、省級盛會逐漸影響深遠,其規格風頭對柴頭會成碾壓之勢。

時至今日,每年二月初六日,十裏八鄉、縣內縣外,南方北方的人們仍然自發前來武夷山趕柴頭會,但已是被城管部門分片至主幹道外的小街小區內成零星片狀,耕牛交易早已淘汰出局,農具、鐵器、藥材零星些許,木竹制品仍然主打,花卉苗木等裝點生活的美化產品成為柴頭會的一大新亮點。城市的不斷擴張,趕會區域的不斷分散,柴頭會的許多傳統物件已然漸行漸遠,祇是柴頭會仍在,像是對這個城市傳統的堅守。

沒有記載也沒有人追問,柴頭會是哪一年開始的?我想以會論之,當是公元994年崇安設縣建制始,已有1000多年。若以場、以村論之,當是武夷有人群時即有此會,祇是不知是否曰“柴頭會”。

作為土生土長的武夷山人,親歷着柴頭會的興盛和式微,內心難免感慨萬千,對於柴頭會,我還是希望它能賦予更多的新時代的新內容,在武夷山人民的生活中繼續着它的美好未來。(邱寧衡)

中式風格沉浸式場景

全國首家「高大上」版沙縣小吃落戶廈門